

秋从簟上生

□兴化 朱秀坤

曙傍窗间至,秋从簟上生。簟即竹席,整整一夏,我就睡的竹凉席,如玉一般光滑薄凉的竹凉席,如玉簟是也——干竿竹翠数莲红,水阁虚凉玉簟空。想想也美。

凉席有着若有若无的冷香,来自山川旷野的竹香。越是夜深,香味越甚,凉意也越浓。暑热天气,晚饭后后,躺在泼了井水的小院里,一枕凉风一玉簟,絮絮地与孩子讲些人生往事,也是夏夜一乐。“院悄人稀,举首闲数碧星颗,并华浴簟,渐月映,中门锁”,如水的月光下,院中的凉簟恰似一只轻舟,载了一对父子,在静谧夜色中航行,让爱的桨橈摇出满天璀璨的星星。午夜梦回,手一摸,凉簟上汪了一层露水,一阵好闻的竹香却从簟上透出,恍惚中似置身于雨后竹林,睡眠惺忪间,感觉浑身凉飕飕,原来夏夜里也可以这么凉。

双休日,午睡后,懒懒地不愿起身,不如就赖在凉席上,喝一壶茶,翻几页书,看看视频,消暑。桑拿天气,干什么都没精神,干脆就歇在簟上,爱那点凉。长夏里,我不喜欢空调。早早晚晚再加个午睡,就数与身下这凉簟最亲。无聊时,盯着簟上纵横交错出好看花纹的篾青也想,前年它还在某座山上迎风弄月龙吟细语,去年它则被一位篾匠请回家,锯成节,劈成片,剖成篾,又经起头、编花、上篾、收口、打磨等诸多工序,才能

让柔韧飞舞的篾条变成凉爽怡人的簟席。今年它就到了我家,与我朝夕相处,不只赠我以清凉,还沾了我的汗渍与体味,也算有缘。如此一想,倒也生出几分惜物之情。忽想起儿时家里用过的一床竹簟,还是大哥出生那年买的,越用越凉爽,让汗水与肌肤润成了红褐色,越用越光亮,越用越好看,用了几十年,边沿有些松散,又用白布条滚了四边,有了岁月的包浆。与分散各地的哥哥姐姐们见面时,有时还会谈起那床光润红亮的旧凉席,是实实在在的玉簟了。

只是,几场台风经过,这个夏天也到头了。

立秋后,空阶一叶下,玳瑁摧琅玕。风从叶上经过,油然掠过衣袂,周身似有了凉意。晚间,梧桐上阶影,蟋蟀近床声,感觉有那么点清秋之意从凉簟上出来了。“一夕睡美余,秋从簟波起”,簟波就是凉簟上编织的水波样的花纹哎。记得苏东坡有首《南乡子》:凉簟碧纱厨,一枕清风昼睡馀。睡听晚衙无一事,徐徐,读尽床头几卷书。在凉意渐生的竹簟上,卸下全部的心事,万卷古今消永日,一窗昏晓送流年,该有多好。渐渐地,早晚时候,簟上更有些薄凉之感,墙角的蚰蚰儿一声声唱,心头便有了清苍之意,想到风中的庄稼,灯下的亲人,更添一抹乡愁,如白露凝上了心尖。一场秋雨落下,浙

浙沥沥的,夜间听着雨声,竹席上就洒开了一丝丝寒凉之气,只得找出毛巾毯盖了肚皮,与簟上的凉气相抗。一觉醒来,听一听雨声,更是透凉肌肤,才知毯子已滑落一边。翌日一早,到底换上了草席,怕弄不好要受风寒的。毕竟,炎夏已去,再好的东西也不敢贪,要有到此为止的清醒,懂得节制也是一种美。

大早起来,荷塘边走走,碧玉碗样的莲蓬擎在绿盖似的荷叶间,叶上落了片片莲瓣,犹有不肯凋零的黄蕊吐出叹息似的清芬,令人心一中一凉。红藕香残,玉簟秋,心怡的风景好像总是短暂,如沈从文所言,美丽总是愁人的吧。不值得伤感,花木的更替从来由不得植物,而我毕竟遇上了,没有错过。

替换下的凉簟,我认真洗净,阳光下晾干,小心卷起,轻轻地搁到柜顶上,让它慢慢地降温,在时光里做一个好梦。

在老家,簟还有一个用处,可以落甑。甑是老家用来蒸糯米团的大蒸笼,腊月里家家都要蒸上好红豆团实心团芦林团,吃到来年春二三月。一甑又一甑糯米团,热气腾腾地刚出锅,倒在清水擦拭过的簟上,待糯米团彻底冷却,便可浸入寒水中,再不会变质的。

经过这一遭,凉簟再度沉入酣梦里去,直到来年夏天唤它醒来,与我朝夕相伴,共度一段人生凉热时光。

蛙鸣不止

□四川蓬安 王优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古诗词里,漫漫长夏,蛙鸣不止,诗意而美好。

记忆里,少时的夏夜是和蛙声连在一起的。只要一想起夏天,就会想起村庄,想起晚风,想起稻谷,蛙鸣之声哗地撞开记忆的阀门,倾泻而出,呱呱呱!呱呱呱!吹拉弹唱,急管繁弦,演奏出月夜的盛大与村庄的寂寥。

夕阳西下,明月东升。热气一点点退去,清凉一缕缕回归。稻叶又长又糙,稻穗又稠又沉,偌大的稻田变成浓醇的色块,风穿行其中,醉酒似的,踉踉跄跄。稻穗低头沉思之际,蛙们钻出来,到田埂上去,或蹲或坐。那里青草丰茂,月色充沛,晚风游来游去,夏虫唧唧我我。

“呱——”,不知哪一只雄蛙昂起了头,对着暮色苍茫,吼了一嗓子。“呱——呱——”,嗓音浑厚,中气十足。“呱——呱——呱”,远远近近,响起应和之声,嘈嘈切切,高高低低,一曲田间大合唱渐成气势,音浪荡漾,此起彼伏,一浪高过一浪。这是生命的激情与昂扬,也是对爱的呼唤与应答,让人想起遥远的古风民俗,青年男女隐身山林,月下对歌。

蛙与鱼,同为少时最熟悉的田间居民,但依然有亲疏之别。对鱼更为亲切些,而蛙呢,冰冷湿滑,大肚皮,鼓眼睛,就知道呱呱呱。态度的转变来自于了一本旧旧的童话书。原来,每一只青蛙,都有可

能是一位流落民间的王子。

因为《青蛙王子》,“井”成为一个神秘的所在。每到井边,总要不自觉地朝井里望,看看有没有一只小青蛙端坐水里,等待着玩球的公主到来,等待着爱情的到来,解除命中的魔咒,成就一段美满姻缘。再也不会嘲笑蛙的浅陋,坐井观天?不,小鸟有眼无珠,哪里知道井下是一位尊贵的王子?井水幽幽,看得久了,觉得那鼓眼睛的小蛙,真的是被巫婆施了魔咒的目光如炬的王子呢。

也捉过青蛙。捉一只青蛙,用毛线拴了腿,系在院里的桃树下,看看它会不会在月下敲门,想象美丽的公主如何给了它一个真诚的吻,想象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甜蜜美满。

当然知道,我看到的青蛙不是童话中的那只,童话中的青蛙永远住在童话里,而且,不是每一只青蛙都可以变成王子,但是每一只青蛙捕食的都是害虫,那么,青蛙就是庄稼的卫士、农人的朋友了。身为农人的女儿,自此觉得青蛙很好,也很亲近。

而今,街头巷尾,常见店招上赫然写着:美蛙鱼头,美蛙火锅。图片上,蛙腿肥美,汤色红亮,看一眼,麻辣鲜香似乎便扑面而来。只是,这样的店,我从来不进。

“顺着/梦中的蚰蚰叫/我回到/青草丛生的决斗场”。而我,一个又一个夏日,是顺着蛙声,在童年的小河水里,溯游而上。

书趣

□南京 季勇

在假期的空闲时光里,来一次书的旅行,分外有趣。

天蒙蒙亮时,我坐在阳台上晨读。窗外的鸟儿轻快啼鸣,好似对我说:早起的人儿有书看。我翻着书页,沉浸在张晓风柔婉带刚的语句中,忘却了太阳正慢慢升起,肚子渐渐饿了。我赶紧放下书,准备早饭。

中午时分,我打开汪曾祺的小说,随着书中人物或喜或悲,轻松快乐。我不觉置身其中,以至孩子让我做饭,我对他说:“稍等片刻,马上受戒。”他好奇奇怪:“今天戒斋吗?”我回过神来,合书呵可笑。

宁静的夜晚,读读历史小说也很快意。不过,书中人物阐述问题的一大段对话,让我读起来眼皮

下垂,也好,趁机合卷休息。如果这样也就罢了,就怕在不明之处翻来覆去,好似我要替作者讲明白一样,真是徒添操心。

有时,我会和孩子抢书看。我们去书店看中同一本书,我说我先看,他说他看得快,分分钟搞定。我只好让他优先,可他刚开始看得快,后来就没啥动静。我催他快点看,他总回我书要慢慢看,细细品。我一时语塞,那我就先看别的书。不过,那本书的引力让我在他睡觉休息时偷偷拿来看,看完一部分后不敢作记号,生怕他知道后嘲笑我还跟小孩子抢书看。就这样,一本书断断续续要十来天才能结束战斗,真是漫长呀。我会推荐书给他看,他总瞧不起我,

说:“这是什么书,我才不读呢,留给你这位中年人读吧。”看看书名《晚熟的人》,确实适合我。

前一阵子,办公室里的一位老师向我要书看。我当然不能含糊,接连说出几本看过的书,庆幸的是都人她慧眼。爱书之人家家里必有藏书,我也提出换几本看看,她也慷慨相赠。我们商量好以快递的形式互相寄,我寄的《变形记》,让她足以在怪诞的故事中完成自己的蜕变,而她回寄的《山月记》,也够我在山月之间往返数日。有位爱书的朋友真好。

每天,我都会看一会书,让心静一会儿,舒畅而愉悦。假期里看看书,聊聊天,换换书,这份闲趣真是 不负时光不负书。

山间汲泉

□广东广州 钱春华

最坚硬的岩石缝隙间,最柔情的一股清泉汩汩而出,终年不断。一个周日的下午,我们一家人慕名前往花都区的芙蓉嶂汲泉水,亲身感受一番山体的脉动。

在此之前,我在一个同事家里,看到了十二只水桶,惊奇之下,同事豪气答复:“我们家从来不买水喝,都是自己开车去芙蓉嶂打水,泡茶味道好。”过了两天,又遇一女同事载三只空桶外出,也说是要去芙蓉嶂打水。

临时买空桶来不及了,我们先上山碰碰运气,如果能买到空桶,就打水,买不到,就找到泉眼,等下次再来打水。还好,运气特别棒,我们刚上山,就遇到了一家桶装水厂,我向收银小妹买了两只

空桶。为了让她成全我的购桶之心,我打起母爱牌,说带着孩子出来玩,他临时要打泉水。当我说完,我一米七八的儿子忽然就站在身后了,收银员顿时笑疯了。

车行到半山腰,我们就问路人,经过十来分钟的寻觅,终于找到了泉眼处。

泉眼不是从井里出,是从山体空隙里汩汩而出,水质清澈。这是大山从身体内部捧出来的甘泉,据说 不含碱,泡茶有胶质感。好茶遇好水,方得口感的美妙。

儿子蹲在山石上,用水桶接泉水,一桶泉水要接分钟左右。桶下的池里有积水,清凉袭人。等两桶水接完,儿子才笑道:“只顾着接水,被蚊子咬了几个包都不知道。”

爷爷的手杖

□浙江台州 方泳霖

每每读到苏东坡的那句词: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,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脑海里总能浮现一个清瘦老者拄着竹手杖的背影,看他独自一人穿梭在黄州的山水之间,无限寂寥却又旷达潇洒。这样的背影也会使我想起过世多年的爷爷,触发这一联想的是那根竹手杖。

爷爷到了晚年儿孙满堂,我是族兄姊妹里最小的那个,排行老九。父亲作为小儿子,分房的时候和爷爷奶奶同住,因此每逢过年过节,家里总会来很多亲戚看望爷爷奶奶。诸多的礼物不外乎各种补品和食物,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大伙带来了 很多根手杖送给爷爷。

俗话说人老先从腿开始老,小辈们纷纷送上手杖以表孝心,为的是让爷爷在行走中有所依靠。我记忆最深的是那根木制的龙头手杖,龙头雕刻得惟妙惟肖,一双眼睛更是炯炯有神。爷爷将龙头手杖拿在手里极为气派,但最终的好处还是因为实用,龙头顶上有一个按钮,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5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